

文章编号:2095-0365(2014)02-0021-06

论《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

孙全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金瓶梅》倡导道德的情爱伦理和互助友爱的人际伦理。它的道德观是通过批判“酒色财气”呈现出来的。《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情爱的虚无本质,呈现在对偷情、婚姻的反思上,体现情性小说的出场形态;二是冷酷的人情世态,展示在对世俗、社会秩序的批判上,蕴涵现实主义小说的出场形态;三是德性的生活,体现在对欲望放纵、道德沦丧的批判上,彰显道德小说的出场形态。

关键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道德观;出场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2014.02.01

《金瓶梅》的悲悯情怀和超然气质,使它具有警世价值。它通过描写西门庆的欲望放纵,展示了社会的腐朽、人性的黑暗、道德的沦丧。获得物质财富后,应当复归灵魂。学会德性的生活,正是《金瓶梅》道德价值观的出场起点和归宿。“虚无的情爱”、“冷酷的世态”、“德性的生活”构成了《金瓶梅》“一体两翼”的道德价值观形态。《金瓶梅》秉持道德哲学的立场,探讨了情爱与人生、情爱与世态、情爱与德性等关系。因此,《金瓶梅》探讨人生的道德存在,并非是为了从道德哲学角度上展开其情爱审思,而是为了从对世态人情的批判中,寻求德性的生活状态。

一、《金瓶梅》道德观出场的起点:虚无的情爱骗局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是通过对情爱的虚无本质的叙述呈现出来的。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批判了功利的情爱,他不相信现实中有着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因此他不断展示西门庆的丑陋表演,不断呈现潘金莲的荒淫无度,不断描写男女之间的勾心斗角,使《金瓶梅》的文本呈现出了强烈的流动性。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站在男性视角对婚姻及爱情的虚无本质作了揭示。他在一开

头就点明了全书的主旨,“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1]婚姻及爱情作为“日常生活”断裂处的呈现,给生活带来了希望。平日就是麻木庸常的日子,婚姻及爱情把平日的时光撕裂,导致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希望的呈现。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可一旦心动,就无法控制走向燃烧。爱要表现出来,对方才会知道。爱情上的事妙就妙在一切尽在不言中。说清楚了,挑明了,反而不美。偶然的相遇让他们在一起,一起快乐,快乐令他们得意忘形。这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暧昧的味道。爱情的吸引力需要神秘感、幽默、不可预测性。爱情充满测试和勾心斗角。“他若闹将起来,我自来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难成。若是他不做声时,此事十分光了。”^{[1]25}

就在勾心斗争的胶着拉锯战中,西门庆和潘金莲最后苟合在一起。一开始,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相识就是个偶然的过程,潘金莲用竹竿打中了正巧路过的西门庆。整个过程,西门庆都不曾真正爱过潘金莲,他关注潘金莲,希望得到对方的好感,同时试探对方对自己的好感,他不停地苦思冥想,想占有潘金莲。只是因为觉得金莲这块“肥肉”落在了“狗口”里。他一连几天在王婆的茶店

收稿日期:2013-11-01

作者简介:孙全胜(198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伦理学。

前踱来踱去,内心的欲望促使他不断意淫。偷情是“谈”出来的,爱与恨都是寂寞的空气,哭与笑表达同样的意义。他们从陌生人到肌肤相亲,是漫长的过程,这是西门庆不断实现欲望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放纵自己、强颜欢笑的过程。他由内而外散发的成熟男人气质吸引着潘金莲,他的出场在潘金莲的生活圈里是绝对有价值的。女性只会喜欢她感觉有吸引力、有魅力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到底是否很喜欢她,倒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潘金莲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门庆身上,为此,不惜毒杀丈夫。荒淫往往和狠毒是孪生兄弟,受欺负的弱者往往欺负更弱的弱者,在毒杀武大中,潘金莲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1]42}这是一种残忍,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择手段,泯灭良心。潘金莲的决绝行为,没有改变西门庆的风流习性,他转眼就到处沾花惹草,继续风流快活。

偷情中的他们看到的全是对方的优点,对所有与偷情有关的事物都有种美好的向往。他们的情爱终于在王婆茶坊的偷情快感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通过肢体语言,如拥抱、接吻等表达对肉欲满足的渴求。想尽快占有的西门庆终于向潘金莲请求更亲密的接触了,他说着誓言承诺,立在了潘金莲面前。人一旦被卷入一定情境,就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人一生只能爱一次,女性要把爱留给孩童,所以她们在男人那里渴望宠爱,慌张的潘金莲,在与西门庆的交合里,就像一朵盛开的桃花。西门庆口无遮拦,不乏天真和幽默;而潘金莲妩媚动人,不乏主动和花痴。武松是粗人,既不懂世道,也不懂女人心,潘金莲在他那里遇到的是羞辱和威胁。而西门庆却不同,他不但样貌堂堂,而且充满激情。当一个贪婪的导演,遇到两个好演员的时候,情爱的好戏就上演了。一个惯于“红杏出墙”,主张“我的生命我做主”,工于心计的女人,一个惯于拈花惹草,主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性福奋斗的男人,真是天生一对。在王婆的指挥下,他们演出了一场偷情的好戏。潘金莲不亏是个好演员,擅长做戏,更擅长假哭。骗丈夫吃毒药,她哭;在武大的灵前,她哭;在验尸官前,她还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情爱充满太多功利色彩。潘金莲始终打着小算盘,她沉沦于激情的性爱,始终甘愿沉湎于欲望的泥潭。“把武大灵牌丢在一边,用一张白纸蒙着,羹饭也不揪采。每日只

是浓妆艳抹,穿颜色衣服,打扮娇样。”^{[1]47}短短几日,潘金莲就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西门庆的宠幸和存在,离开一阵子都会觉得烦躁,她有了肉体上的依赖。他们的偷情,每次都是西门庆拼命地本能发泄,而潘金莲积极地承受。

偷情中的他们没有精神交流,只有肉体交合。潘金莲以为,爱自己就是欣赏自己的肉体美,这让她坚信自己做了最正确的选择。肉欲如洪水猛兽,支配着她的选择。她犹豫于西门庆担当的勇气,于是他要他发誓,“妇人道:‘你若负了心,怎的说?西门庆道:‘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1]42}而不幸的是,男人的誓言和肉欲一样都是冲动,西门庆的道德信念早就抛弃掉了。她之所以受到鼓惑,只是因为受着欲望冲动的支配。潘金莲把希望寄托在嫁个优秀男人,所以不想输,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女人是感性的,喜欢一个人是不受控制的。但女人的自控能力比男人更强。一种新鲜的刺激,一次难得的放纵,一份用来回忆的故事,一场用世俗画面组成的爱情剧,这正是潘金莲心中渴望的那团火焰。这份渴望最后终于在与西门庆的偷情中,达到了高潮。偷情是婚姻祭坛上的祭品。西门庆和潘金莲是好演员,所以这个情爱故事起初就充满着血腥。爱情的想象很美,但一旦回归现实就会千疮百孔。因此,当西门庆多次品读潘金莲的肉体后,他就暂时厌倦了与潘金莲相关的一切,非但厌倦,他简直懒得去看潘金莲,他又忙于猎艳当中。显然,西门庆和潘金莲都希望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与其说是相信对方、接纳对方,还不如说是偏向怀疑对方、批判对方。就这样,他们心中充满仇恨,在泄欲中比拼着耐受力。《金瓶梅》告诉人们:情爱让人们成熟,却让人们的灵魂堕落。爱情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却让人们对人生更绝望。真正的爱情只在想象中,而世间的恋爱不过是痛苦、无聊、冲动的丑陋表演。爱就爱了,可一旦决裂,就是鱼死网破。

二、《金瓶梅》道德价值观出场的展开:失德的人情世态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还通过批判失德的人情世态呈现出来。情爱使人暂时忘记了生存困境,生存困境却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消除的。现实情况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人都在相互利用。《金瓶梅》的行文超乎常规,文字的涵义超乎想象。它揭露了表面重伦常道德的等级社会的黑暗腐

朽,“此书单重财色”^[2]。在“金瓶梅”的时代,生存法则则是比道德法则还要高的道德法则。一切的善良和宽容,不过是可笑的佐料。西门庆作为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商人,完全不顾廉耻,“完全荡尽了伦理道德上的廉耻观念和人类应有的羞耻意识”^[3]。潘金莲坚持下去不是因为很坚强,而是因为利益熏心。虽然爱情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只有在物质条件充足时,才有资格奢谈爱情。因此,她要丢弃丑陋而穷困的武大,依附上既富又有权的西门庆。在弱肉强食的法则面前,良知会一钱不值。强者欺负弱者,弱者又欺负更弱者,都怀着仇视的心理,爬和撞。可社会上往上“爬”的机会很少,于是上层给民众提供很多“撞”的机会。爱情是自我价值在他人身上的投射。在那个“人情大于王法”,“私欲重于王法”,“权力就是王法”^[4]的时代,情欲成了女性获利的工具。《金瓶梅》宣扬因果报应,可西门庆这样的恶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制裁,死后也没有报应,来世还投胎继续做富人,“‘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师荐拔,今往东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越去也。’”^{[1]1008}可见,对于是否真有因果报应,兰陵笑笑生是存疑的。

爱情既无法能冲破生存困境的阻挠,也无法挣脱本能欲望的牢笼,而使婚姻成为肉体的交战、利益的盘算,“这妇人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就在妇人房中宿歇,如鱼似水,美爱无加。”^{[1]68}偷情时,西门庆懂得无事献殷勤,有事没事都联络感情,围在潘金莲身边团团转。那时,潘金莲沉浸在西门庆营造的幸福光晕中。上位之后,潘金莲本以为幸福会升级。可她却面临西门庆其他妻妾的争宠暗斗。这让她绞尽脑汁获得和西门庆交配的机会。交配只是手段,能够生下男孩才是目的。坟墓是一切的归宿,也是他们爱情的归宿。他们日日缠绵,但彼此都恨着对方。进入婚姻之后,潘金莲更加放纵自己,有过杀人经历的她,做起事来更加心狠手辣。她更加荒淫无度,在家勾引下人,她沉迷在肉体的快感中,自欺欺人地享受着欲望放纵。现实涂抹上想象的成分才是美好的。但再美好的梦境也要回到残酷的现实。在一个“人人瞪着乌鸡眼”的社会,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道德本来是自律的法则,却被武器化、政治化、世俗化,成为压制别人的手段。记忆不是据实建立的,而是后来重新加工的。潘金莲离开贫苦的武大家,进入西门庆的纷繁浮躁的住宅,在憧憬的故乡中,找

到了她所礼赞的财富与奢华。“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1]80}结婚后,两人相处的形式和关系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周见几次面的情人,变成了天天朝夕相处的“夫妻”,而且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终于能光明正大睡在一张床上了,可仍活在个人的欲望世界里。就算她们当初爱得死去活来,可如今,西门庆和潘金莲只顾个人的享乐。而此时的其他女人,都在挖尽心思地讨好西门庆。于是,“爱”在彼此的仇恨中沦落。人心险恶,勾心斗角让整个社会乌烟瘴气。这揭示出爱恨情仇皆是无聊。

爱情看似始于美好的精神交流,却始终潜藏着物欲横流的暗河。“也许爱情是一部忧伤的童话,惟其遥远才真实。”^[5]男生在辗转反侧,女生却在权衡利弊。西门庆完全是财色的欲望体,华丽俊巧的外表下包裹的是肮脏的灵魂。可悲的是,西门庆式的荒淫无度,没有受到世人的唾弃,而受到世人的追捧。因为生殖虽然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却承担着繁殖后代的重任。在世人看来,西门庆即使再荒淫,也没有强奸民女,西门庆对朋友还算大方义气。潘金莲的荒淫,也有原因,自小失去父亲的她,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里,要生存必须靠自己。努力表现的她,终于被主人“受用”,却又被转送给又穷又丑的武大,她怎么能甘心?尤其是她还具有女人最大的资本——美貌。处处皆是荡妇,社会上哪有贞女的立足之地?既然男人个个是禽兽,还是男人手中的财富权力更实在。既然女人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还是美貌更真实。《金瓶梅》中布满了掳客、奸商、淫妇。在肉欲的放纵下,他们一个个冷漠心狠。西门庆根本就不会爱女人,他有的只是占有,但女人们还是一个一个投怀送抱,这就是世态。女人们个个没有廉耻,淫欲无度。个个是“色中饿鬼”、“花中魔王”。潘金莲是以“我”为思考中心的逐利者,情绪善变,活在当下;西门庆是以“性”为思考基准的瘾者,贪图片刻欢愉,注重面子。面临一次次被卖的现实,潘金莲不肯向命运屈服,但西门庆却对猎艳坦然面对,不管香的、臭的都供其泄欲。带着仇视的心情,西门庆鄙视潘金莲了。发怒后的西门庆当众责罚了潘金莲,他迁怒于潘金莲。他早已将先前誓言抛在脑后,也不记得潘金莲当初为他毒杀了丈夫。爱情成了男女攻击他人的武器,人人都要面厚心黑,巧言令色。西门庆的目的没有实现,责罚了潘金莲,他们的情爱还是不能回到当初。没有单纯的

内心,即使潘金莲再“体贴”西门庆,甚至喝西门庆的尿液,也宿命已定。没有了真正的爱,即使西门庆把琴童打死,潘金莲也要决绝地偷情。人类要超越本能,必然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因为只要人类还要用男女结合的方式延续后代,本能就无法摆脱。

婚姻本是社会性的产物,年龄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财富、权势、地位,爱情只是婚姻的借口,在“王婆们”看来,婚姻只不过是“拉皮条”的生意。在那个充满贪官污吏、笑贫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的时代,每个人都无耻地生存着。西门庆自小便放纵,“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1]2}。每个人都鄙视别人而不屑面对自己的错误与丑陋,不屑坦诚地剖析自我。什么道德、律法,在欲望面前都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西门庆为了本能欲望的满足,就完全不顾礼教。什么妓女、寡妇、有夫之妇,只要是美女、有姿色,都娶进门。可再美的女人也拴不住西门庆的心,家里有再多的娇妻美妾,他还要到外面嫖。这比动物还动物,因为动物的发情期固定,而西门庆几乎每天都受情爱支配。西门庆专爱美女,而潘金莲只爱性满足。没有了敬畏之心,人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追逐利益。王婆为了贿赂,而说风情;众人冷漠地看社会;武松在正义的名义下残忍屠杀。在《金瓶梅》中,没有一个人保有纯净的心灵。在“奸夫”、“淫妇”当道的时代,人人都是无情感的动物。可悲的是,性的放纵只是进化规律的体现。西门庆专门在大庭广众下调情,当着众人的面发泄兽欲。当他向王婆请教如何把美女泡到手时,王婆总结了五个条件,“第一要潘安的面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1]23}用现在的话说,要恋爱必须具备五个条件:长得帅、性能力强、有钱有权、软磨硬泡、有闲工夫。而西门庆完全具备这五个条件。在权势的刺激下,难怪西门庆自信满满,难怪女人们个个都急不可耐地投怀送抱。婚姻只是达成欲望的手段,爱情如同卖淫。他娶李瓶儿,达到了财色双收的目的。他娶潘金莲,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西门庆之所以撒谎,只是因为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低;而潘金莲之所以撒谎,是因为她认为这么做获利很高。爱情永远都暴露着人性的自私。潘金莲和西门庆都追求享乐,最终,西门庆顺从了自己的欲望,死在放纵

当中,而没有拯救的希望。本能欲望的放纵生活让他灯尽油枯,本能一直是灵魂的牢笼,他选择了走向地狱。到临死,西门庆也没有明白,本能虽然支配生活,但不能让它成为人生的全部,倘若让本能失去道德的辖制,就会成为动物式存在。

三、《金瓶梅》道德观出场的指向:德性的幸福生活

《金瓶梅》道德价值观的追求目标是实现德性的生活。兰陵笑笑生手持利刃,暴露了人性的冰山一角。他通过描写西门庆的本能放纵展示了人性的丑陋。西门庆极力放纵自己,不肯面向灵魂。他明知放纵会伤害身体,但仍无法节制自己的欲望。欲望如无底深洞,是无法满足的,即使用再多的春药也不行。西门庆在女人肉体上,透支了身体,透支了灵魂。西门庆心里从来就不会难过,也不觉得自己的放纵行为违背道德伦理。这也说明,一些男人永远都贪得无厌,永远都想一层一层往上爬。人所处的层次不同,贪的层次也自然有高低之分,但无外乎权、钱、女人,当然这三者的关系很明显,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女人。《金瓶梅》启示世人,伤害我们最深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情境性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而是自己本能的人质。西门庆的欲望放纵无疑表征了人性之丑恶,而作者的批判也契合了人性的真善美方面。兰陵笑笑生执著地追求有道德的生活,而不愿沉沦于罪恶泥潭。完美主义的人格让他在抨击西门庆的本能放纵时带有悲悯之情。

西门庆到底没有一路飙升下去。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西门庆的放纵带来的是短暂快乐,最终走向的是死亡之路。临死前,潘金莲还折腾了整整一晚,她乘着西门庆醉酒,喂他吃了三丸春药,然后骑在西门庆身上,尽情发泄,导致西门庆严重虚脱,“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1]818}最终,西门庆死在了女人的床上。快感只是一时的,快乐之后是无尽的痛苦和空虚。当初的放纵没有一点回报,换来的却是病痛折磨。西门庆是极度的不甘心,临死前,他充满恐惧。在他看来,既然以前已经做下恶业,现在必死无疑。为了本能的肉体,他努力着。男性需要面子,女性更需要关心和体贴。在最后的时刻,西门庆太好面子,不肯请医生去看,得了这种病,毕竟是不体面的事。而当伯爵问起来时,他竟然还顾及面子,推说是因为睡眠不足。在弥留之际,西门庆已经

顾不得妻妾的情绪,他现在想的只是不要被人笑话。当恋爱的时候,西门庆尽其所能投其所好,百般地呵护女性,处处满足女性的感受。那时,他和女性的关系如蜜甜。尽管,那时他的关心,只是一种策略,一种假装。但此时,西门庆已经累了,他早已疲倦地不想去想,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最终,西门庆之死达成了佛家因果循环的“天理”。

爱情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役,对于很多人而言,只有在事后才能体验其起伏跌宕、闪展腾挪的精彩,没有足够的定力、没有足够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别说取胜,就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爱情的悖论就是在时刻变动的世界企图寻求不可能的稳定。”^[6]西门庆既藐视道德,又色胆包天,魁梧的相貌、充裕的金钱让他无比自信,“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好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1]521}最终,在这场战役中,男女都失败了。西门庆为了欲望丧失了生命,而潘金莲为了贪欲受到了报应。“对人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7]毁灭也是一种解脱,到这个份上,西门庆仍不能淡然。爱情有类宗教功能,它试图为人类存在的价值提供一种终极意义的图腾。当现实证明了爱情的势利本质之后,它就会被觉悟者抛弃。当死亡成为必然时,西门庆心中莫名地充满了失落和茫然,感觉再也不能享受爱了。他没有去超脱,而是仍然眷恋尘世的财富。而被丢下的妻妾们只能独自去忍受众人的闲言碎语。西门庆和妻妾们不是因为背叛而分开,而是因为恐惧死亡而伤害。西门庆死时极为痛苦,“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1]827}西门庆之死,成就了作者“女色杀人”的主旨。潘金莲的无限淫欲直接导致了西门庆的“精尽人亡”。可叹的是,西门庆死后,他的女人们立马翻脸,一个个都背叛了他。

潘金莲始终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朝秦暮楚是她的策略。潘金莲始终是潘金莲,她不会从一而终,她要的就是放荡。潘金莲除了美貌、有才,简直一无是处。她荒淫、嫉妒、刻薄、势利、爱攀比、无品味。她眼睛会勾人,男人见了心发酥。她作为市井女人,作为很早就失去父亲的孤儿,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懂得: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成为恶狼。她最忍受不了寂寞。她不相信命运,也没有畏惧之心。她从没麻木,而始终机关算尽。潘金莲想做的不是人,而是奴隶。她苦于想做奴隶而

不得,在成为奴隶后,她加倍欺负弱者。李瓶儿生了儿子,她嫉妒得发狂,设毒计谋杀孩子。为了性欲,她什么都不顾。勾引男人,假哭胡闹,是她的拿手好戏。可命运从来违人愿。她不愿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争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惜任何代价的她痛悔的是自己的不济,先是父亲死去,继而主人死去,现在是丈夫又死去。她选择和陈经济偷情,继续放纵自己。潘金莲始终没有忏悔。在孤寂中,她更加放纵。但再多的放纵也有结束的一天,最终,命运的巨轮回转开来,她为当初的罪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她的奸情先是被发现,继而,被武松挖心祭兄。武松以要娶她把潘金莲骗出来。满心欢喜的潘金莲,以为武松终于开窍,终于寻得真爱,“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1]888}为性爱而生的潘金莲,被爱冲昏了头脑,而完全信任武松,不顾前面的危险,倒是旁人看得清楚,月娘就把武松看做杀人不眨眼的莽汉。于是,潘金莲终于死在了心爱的人的手中。爱情使他们学会了放纵,却没有学会反思。“翻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1]1011}西门庆和潘金莲自始至终没有交出内心的真心,宁愿死也放不下本能欲望。忽视道德,就会堕入欲望的泥潭,不与世同浊就无法存活,可以节制和清明,可以不相信爱情,但不能不相信希望。道德从来是自律的事情,对于不相信的人,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不敢正视现实,所以惯于自欺欺人,惯于瞒和骗,做任何事都要编出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工具的伦理便由此产生。个人不免死亡,而世界不停流动,于是整个社会就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苟延残喘。兰陵笑笑生描写的是炎凉的世态人情,是异化环境下的人的动物式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失德状态。“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8]当兰陵笑笑生面对笔案凝神深思的时候,出现在他笔下的并不是仇恨和愤怒,而是对真善美的憧憬。

总之,《金瓶梅》体现着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它是灵动的世俗图画,是立体的复调乐曲,是曲折的社会批判诗,是道德之花的萌芽,是超脱之果的凝聚,是喧哗的尘世风景和冷静绝然的情感在空间的定格,它引发无限遐想。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冷冰冰的道德说教,而是浸透了泪水和微笑的真挚探讨。兰陵笑笑生通过描述虚无的情爱和冷酷的世态,表明道德应该成为人生指南。当我们把道德当作自律,看作责任,不再给道德添加太多功利意义之时,心态便会平和下来。因此,我们需要

用道德约束欲望,用良知抵制迷途幻梦,才能在人生旅途中获得坦然与刚强。

参考文献:

- [1]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2]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1.
- [3] 王启忠. 《金瓶梅》价值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77.
- [4] 田秉钊. 《金瓶梅》人性论[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6: 95.
- [5] 孙全胜. 论《伤逝》悲剧美学品格的“一体两翼”[J].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31-36.
- [6] 荀泉. 论《伤逝》悲剧的三重意境[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6): 56-58.
- [7] [美]艾·弗洛姆. 爱的艺术[M]. 李建鸣,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8.
- [8]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1.

On the Appearance Form of Moral Value of *The Golden Lotus*

SUN Quan-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The Golden Lotus* advocates the moral love ethic and fraternal interpersonal ethic. Its moral values is presented by criticizing the “wine, women, avarice and pride—the four cardinal vices”. Appearance form of moral values of *The Golden Lotus* was deployed at three facets: First, the nature of nothingness of love was shown by reflecting on the betrayal and marriage to present the appearance form of th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Second, coolness of the real world was shown by criticizing the secular and the social order to present the appearance form of realistic novel; Third, the life of virtue was shown by criticizing the desire for indulgence, moral turpitude to highlight the appearance form of moral fiction.

Key words: Lanling Xiao Xiao Sheng; *The Golden Lotus*; moral value; appearance form